



10770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
樞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
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
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
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曾樓宏壯靚深故
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
者泰和楊君愾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

牧齋集四十四

爲長亭廚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
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日者
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于萬曆之中而浸淫
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
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鈞黨促數
文網鏘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
隕隤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
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鐫夷其廉
隅吮嚙其頰舌頑鈍狂易懵然於焱庵脂夜之
中于是朝著無槃水加劔之大臣彊場多扣頭



屈膝之大吏集諾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絲此
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
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
唇而譏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義
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
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
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

牧齋集四四

一

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杵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
未有不泐然汗下煩冤歛歛者也故曰噤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行道乞人之所不受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
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殺其廉恥
違心反面以至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
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
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聖
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
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焦爛也必

記蓋亟稱姚江泰州而楊君之所得于忠介者深矣故樂爲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間亦以告于維揚之士繼泰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嘗熟錢謙益記

長洲鄭氏新復祭田記

惟鄭氏遠有條序國初國子監助教士龍斷自有宋建祠立主曰狀元毅夫公獬學士忠惠公性之丞相忠定公清之提舉文臺公天錫高士所南公思肖割膏腴以供祀視圭田而三之三傳爲處士穗躋助教于廡子孫以昭穆祔祭田

牧齋集四四

四

倍助教而三之自助教下五支分守其祀郡縣有牒祠有碑田有圖餘百年矣其割而畀之他族也自萬曆十二年始鄭之宗人顧視廬冢哭而相吊又餘五十年矣訟而贖之按碑以崇祀歸餘以息爭自崇禎十六年始于是鄭之雋孝廉敷教以書來請曰願有記昔者鄭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春秋諱之書曰以璧假許田僖公復許田闕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鄭氏之舉於是乎近闕宮矣古者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乎丘木大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其去而止之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知祭器不粥墳墓不去之義則天子諸侯以至于公卿大夫其所當守而勿去者可知已矣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敗則亡之今也楚豫之閒寇未至而先潰名都大邑棄之如遺跡焉向令能如鄭氏之子孫所以營祠復田死守勿替者其肯弁髦職守而以都邑與人乎嗚呼述祖德崇先祀可以教孝嚴守祧時饗祀可以觀禮食舊德服先疇可以作忠使天下士大夫衆著于復田之義視朝廷之軍師國邑咸如祭器之不可粥墳墓之不可去則祖宗之土宇版章可復而流亡潰敗之禍其少止乎田之復鄭氏一家之事可以無書而復田於今日當名都大邑棄師失守恬不知戒之時其亦以有警也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是年崇禎十六年癸未也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崇禎二年十一月虎丘雲巖寺災大雄寶殿萬佛閣觀音閣方丈樓觀一夕而燬山林焦枯神

鬼灼爛人天憐悽如聞歎噫寺僧持簪勸募垂
十年高門縣簿靡有應者東陽張公奉天子
命保釐是邦慨然嘆曰噫是誠在我捐俸錢搜
鍤金僚屬咸仗助焉乃屬山僧鳩材庀徒量工
命日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始事至十三年四
月初八日大殿卒功方丈樓觀以次修葺邦人士
女來游來觀耄艾詠歌推美頌考於是僧以公
之命來請曰願有記也或曰昔稱虎丘奠吳西
門西金方也闔廬之葬也瀕池六尺扁諸之劍
三千葬三日而白虎蹲其上金之精也寺災之

夕金昌望齊坊市水銀匝地金氣發矣公于是
作斯殿以鎮之有厭勝之道焉天下盜賊鋒起
兵火彌亘中吳一隅宵柝不警公之爲吳人違
兵也此非其徵與或又曰張魏公當紹興時記
虎丘經藏以謂夷狄之變其來有自欲愛貪忿
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我佛以清淨立
教使回心歸善和氣自生公方親臨戎馬鏖劇
賊于京江桐皖之間顧汲汲爲此舉也表佛力
迎和氣彌三災消劫火其機緣深矣其願力偉
矣公固張姓也寧非魏公再來現身說法者歟

嗚呼頻年以來水旱刀兵雜然交作疵癘天扎民不堪命方鎮大臣囊金積帛郵傳拜除視之蔑如也自公之來敷和布德宣慈訓廉考老病瘳燠肌起羸器童鰥孤咸登衽席今茲之役一錢寸布不煩公私朝虿暮鹽節縮僦工斯殿之落成也邦人之歡心頌聲與丹樓絳殿互相涌現于諸天雲物之中故能化兵氣爲祥雲轉災土爲佛國然則考公保釐之績著于東南者莫如是後宜也公撫吳七年宣勞治河入爲本兵以疆事牽連就徵吳之人扶杖負襁炷香撮土匍匐佛前告哀祈宥若呌閭闔若投匭函此尤可書也余故不辭而爲之記其不特以記其成亦以使後之有官君子有事于崇佛者於張公之爲宜有考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嘗熟錢謙益記

牧齋集四

七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崇禎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垓伏闕上疏言去年閏十一月奴酋兵掠萊陽臣父勅封儀真縣知縣姜瀉里山居聞警率子弟僮奴入城死守二月初六日奴突至城陷巷戰被執奴就

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爲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飽狗奴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奴攢刃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致守東城趨抱父屍慟哭奴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奴帳奴覺鬻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琛言事迂蕙荷 聖明寬宥頌繫西曹聞計浹旬號慟絕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園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豪餽則臣父原野暴骨長飽烏鳶臣餘氣僵魂

牧齋集甲四

八

死生無地伏望 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請之罪 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優卹始得奉 明詔下所司該將以甲申九月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臣以六等定罪達奚珣輩駢斬于獨柳樹集百

寮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僞命宜倣肅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于此今國家方全盛奴雜種小醜闖蝥賊游魂中朝士大夫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爛國家元氣旁薄結轆而勃發于姜氏之一門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子接踵于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

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左袵哉比歲奴三入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氏成氏之議卹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姜氏之卹獨出宸斷然後知崇獎節義固 聖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者之罪也自今以往忠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獨樹之誅而奴闖之懸首藁街也不遠矣余爲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諗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禎甲申三月記

韓蘄王墓碑記

宋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碑巋然巖巖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史列傳援据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質苗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傳詒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巖陞楊國

牧齋集甲四

十

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給傅遣妻子慰撫世忠而不及楊國云云略也傳正彥獻俘行宮楊國自頌人超封國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羅大經鶴林王露載兀木鑿河遁去夫人奏

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而碑及史皆不載爲斬王諱也大經又云斬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齶齶然驚駭走出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蹴之起問其姓名密告其母邀至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屋蓋楊國家本楚州寓京口也斬王鎮楚州披草萊立軍府故夫人亦織簿爲屋與士卒共力役也斬王起銀州積功轉進武副尉宣和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

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楊國于京口當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也碑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周氏斬國夫人四妻皆啓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彝典如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擇配識英雄韎韐之中遂能定國難奏膚公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偉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君泊舟京江指顧金焦二山想見兀术窮蹙打話斬王夫人佩金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瀆沸中遂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刺水殘山俛仰間相

與感梁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過靈巖山下埽積葉剔蒼蘚肅拜酌酒而去因撫探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牧齋集四

十二

遠能定國難奏膚公疊研青史於今寫列道似
薛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翁海舟京江在頓
對園數事讀其本末以此打話新王夫人佩
靈山下埽積葉剔蒼蘚肅拜酌酒而去因撫探
與海梁遺事記其本末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過靈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記五

耦耕堂記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
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
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亾何孟陽有長
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繼世因跋前疋後爲
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遭鈞黨
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
帶月相看竝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

牧齋集四十五

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
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絕
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擡長爲山中之人而
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
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
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予與孟陽遭逢
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
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
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
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

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麤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宋比玉子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而予記其語於壁閒世之君子過而攬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朝陽榭記

耦耕堂東南之第地瓦礫叢積登之有異焉因而爲臺狀如敦丘起屋半閒以障風雨於是屋之爲拂水石之爲三脊峯之爲石門石城合沓

攢簇於尋丈之內灌木族叢仰承屢屨紛紅駭
綠蔽虧變換榭踞山之東旦卽見日名之曰朝
陽取爾雅釋山之云也梁簡文帝招真治碑曰
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拂水縣流灑天河而
俱會又曰其峯則有石門石城虛峴自然神功
挺起今斯榭之所直者高巖縣流樵夫牧人皆
能指示其處至所謂石門石城者流俗皆莫知
漫舉北山一二拳石以當之耳予按姑蘇志云
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劔石又有三沓石與石
城石門諸峯錯峙乃知三沓石之東試劔石下

石壁呀然中開俗謂之劔門卽石門也石之西
其厓如防如削巨石錯列如雉堞樓櫓卽石城
也簡文云虛峴挺起信不誣也舊志稱二峯在
頂山西北蓋未可信又云石城吳王置美人處
摅漢書注及郡國志卽吳縣之靈巖山無容在
虞山也予爲記於壁閒庶游斯榭者可以舉目
而得之且使讀者知古人模狀山水其語簡
妙爲不可及也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秋水閣記

閣於山與湖之間山圍如屏湖繞如帶山與湖

交相襲也虞山墮山也蜿蜒西屬至是則如密如防環拱而不忍去西湖連延數里繚如周墻湖之爲陂爲澗者彌望如江流山與湖之形經斯地也若胥變焉閣屹起平田之中無垣屋之蔽無藩離之限背負雲氣冒盪煙水陰陽晦明閃歛變怪皆不得遁其豪末閣旣成主人與客登而樂之謀所以名其閣者主人復於客曰客亦知河伯之自多於水乎今吾與子亦猶是也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陽山箭缺累如重巖吳王拜郊之臺已爲黍離荆棘矣邈迤而西江上

諸山參錯如眉黛吳海國康新國之壁壘亦已蕩爲江流矣下上下百年英雄戰爭割據杳然不可以復跡而况於斯閣歟又况於吾與子以眇然之軀寄於斯閣者歟吾與子登斯閣也欣然騁望舉酒相屬已不免啞然自笑而何怪於人世之還而相笑與客曰不然於天地之中有山與湖於山與湖之中有斯閣於斯閣之中有吾與子吾與子相與睇朝陽而浴夕月釣清流而弋高風其視人世之區區以井甃相跨峙而以腐鼠相嚇也爲何如哉吾聞之萬物莫不然

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小河伯而大海
若少仲尼而輕伯夷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夫變
眩之相憐儉魚之出遊皆動乎天機而無所待
也吾與子之相樂也人世之相笑也皆彼是之
兩行也而又何閒焉主人曰善哉吾不能辯也
姑以秋水名閣而書之以爲記崇禎四年三
月初五日

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爲墓鄉之爲堂爲閣游焉息焉者皆
墓域也直秋水閣之後竹樹掩曖石錯列宮

之以爲墓田丙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

卷五十五

五

靚深做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以來有以栢屋
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
牢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庭中有老
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
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
女竝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
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澗繞墓前穴墻而出以
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鬪擊蛇龍攫拏風雷
喧飈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流聞東崖旋瀆

蔣世務牽繼廬三年而復返俛仰感歎輒爲之
記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
哉若夫遊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
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
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花信樓記

於墓道之東偏擇爽塏之地撤耦耕堂而徙焉
招孟陽也堂之前隙地與秋水閣相直庀山居
之餘材爲樓五間後山如屏前湖如鏡堤池折
旋景物攢簇名之曰花信而劉狀元胤平書其

額拂水游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媪踏青
之士女連袂接袵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
呼喧闐游塵合沓呵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
作斯樓也而美其名幾以飽其觀聽誘而奪之
樓旣成堤之西東閣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
來者滋益衆客或甚余誘而奪之之法不已窮
乎予曰予之名樓也以花信而游人之追奔走
集者爲花來也當此之時風柔日麗春山如粧
春湖如鏡弱柳縹煙天桃暈雨相與握蘭贈藥
思吟怨歌靚觀微步傍徨徙倚非有以誘之誰

得而奪之迨乎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啾啾
羣女出桑游者息觀者止紅綻綠肥草長麥秀
於斯時也誰誘之而誰奪之耶吾與子倚飛閣
臨長堤身游於嬌花寵柳餘香帶粉之中欣欣
然如有得也已而時序遷改繁華代謝譬之雨
止雲收酒闌人散未嘗不泫然如有所失也造
物者之於吾與子也其誘且奪之則已久矣而
子猶未之寤歟客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趨昧者不知也姑記其語於壁花時登斯
樓也更與子飲酒

留仙館記

牧齋集卷四十五

八

得周氏之廢圃於北郭古木藂石鬱蒼蒼蔚其
西偏有陋室焉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樹綠
沈几山翠濕爝煙霞澄鮮雲物靚深過者咸歎
賞以爲靈區別館也樹之肩曰留仙之館客視
而歎曰虞山故仙山也斯館也西望乾元宮徐
神翁之雪井在焉迤而南爲招真治梁蘭文所
銘二始八會者也折而北爲烏目山淳于斟遇
慧車子授虹景經處也子將隱矣有意於登真
度世名其館爲留仙不亦可乎予曰不然予之

名館者慈谿馮氏爾賡號留仙者也予取友於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暋弟留仙之於我古所謂王貢嵇呂無以尚也子既老於一丘而留仙爲天子之勞臣支柱於津門渝水之間逖而思思而不得見眉之館焉所以識也客曰是矣則胡不書其姓繫其官而以別號名館使人疑於望仙迎仙之屬歟予笑曰子必以洪厓赤松飡六氣而飲沆瀣者而後爲仙歟吾之所謂仙者有異焉老子吾夫子之所學焉者也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禮經之所載

也許叔遜龍沙之祖也淨明忠孝其教具在也

以真誥考之忠臣孝子歷數千百年猶在金房

玉室之間迄於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館比於望

仙迎仙何不可哉士君子出而致身遂志分主

憂振國恤其爲修煉也視山澤之癯鷓息禽戲

塊然獨存者所得孰多吾嘗從樵陽之侶窺石

函之閱籍得廁名其閒者吾黨蓋有人焉未可

謂神仙去人遠也客曰善哉請書之以爲記俟

其他日功成身退爲五湖三峯之游宴坐於斯

館相與縱飲舒嘯而以斯文示之崇禎壬午小

歲日記

玉縈軒記

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爲梅花苦寒蘭花傷
豔山礬清而不寒香而不豔有淑姬靜女之風
蠟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賞其言今年得
兩株於廢圃老墻之下荆奧草除瓦礫披而出
之皆百歲物也老幹攫挈膠枝扶踈如衣從風
如袖拂地又如人拮拳乍脫相扶而立相視而
笑君顧而樂之爲屋三楹啓北牖以承之而請
名於予予名之曰玉縈而爲之記曰瑒花之更

牧齋集卷四十五

十

名山礬始於黃魯直以瑒花爲唐昌之玉縈者
段謙叔曾端伯洪景盧也其辨證而以爲非者
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卽玉縈耶非耶誠無可援
据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之雪縈瓊絲王
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
實而欲奪其名乎物珍於希忽於近在江南則
爲山礬爲米囊野人牧豎夷爲樵蘇在長安則
爲玉縈神女爲之下九天停颺輪攀折而後去
固其所也以爲玉縈不生凡地惟唐昌及集賢
翰林有之則陋又以爲玉縈之種江南惟招隱

有之然則子充非重玉縈也重李文饒之王縈耳玉樹青葱長卿之賦也瓊樹璧月江總之辭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將訪其種於宮中窮其根於天上乎吾故斷取玉縈以勝斯軒春時花放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爲詩以記之訂山礬之名爲玉縈而無復比場更礬之譏也則自予與君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記

匪齋記

易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世儒之解曰匪人猶

牧齋集四十五

十一

曰小人也易言君子小人多矣於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於否曰內小人而外君子遯則曰吉曰否解則曰有解曰退革則曰豹變曰革面師之上六旣濟之九三曰小人勿用同人之九三曰小人弗克皆鑿鑿乎指小人而質言之也於比何獨不然比之卦以九五居陽爲主而五陰皆求比焉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永貞而不遇其主則猶未免於咎也初六之有孚盈缶永貞而遇其主故曰无咎終來有它拔茅彙征不遐遺朋亡泰之道也故曰吉六二之自內

內而得君六四之外比外而得賢故皆曰貞書
六三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其人
中懷永貞蘊初六之盈缶而不遇其主者也莫
益之或擊之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象曰不亦
傷乎夫子蓋傷之也水流濕火就燥比之相從
各以其類漢之有李固胡廣趙戒之匪人也唐
之有陸贄裴延齡趙憬之匪人也易不言君子
小人而曰匪人虛其位以俟人主之決擇也不
言凶不言咎而言傷者何也有九五剛中之主
顯比於上五陰之求比者用三驅之道以縱舍

之雖違有孚之吉而終免後夫之凶則亦止於
傷而已矣崇禎元年予以閣訟奉明旨鐫責

曰中有匪人上方向學精於詩書取原筮之

辭以斷枚卜之獄不斥言小人而曰匪人使臣

子雖退廢其名猶可居也震怒之後事得白即

放歸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也聖主之放其

臣也有哀矜無忿疾傷之道也客有唁予者

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上

不以蹇之匪躬勗子乎予曰是何敢哉請以

上之明旨名其讀書之齋曰匪而繹其說以爲

記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記六

游黃山記序

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約以梅花時
相尋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
日款黃山之東三月之六日有亭下馬廣之

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十三



國故履其名業... 卷之後... 得白即
及歸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聖主之放其
臣也有哀矜無忿疾傷之之道也客有信予者
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 上
不以蹇之匪躬勗予予予曰是何敢哉請以
... 明旨名其讀善之齋曰匪而釋其說以為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記六

游黃山記序

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約以梅花時相尋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嶽黃山之興少闌矣徐維翰書來勸駕讀之兩腋欲舉遂挾吳去塵以行吳長孺爲戒車馬庀糗脯子舍去非羣從相向慙憊而皆不能從也維翰之書曰白嶽奇峭猶畫家小景耳巉峭幽石盡爲惡俗黃冠所塗點黃山奇峰拔地高

牧齋集四十六

一

者幾千文庫亦數百丈上無所附足無所逸石色蒼潤玲瓏天曲每有一罅輒有一松逕之短鬚老骨千百其狀俱以石爲土歷東南二嶽北至叭哈以外南至落迦匡廬九華都不足伯仲大約口摹決不能盡懸想決不能及雖廢時日煩跋涉終不可不到也是游也得詩二十餘首寒窻無事補作記九篇已而悔曰維翰之言盡矣又多乎哉余之援筆爲此編也客聞之索觀者相屬余不能拒遂撰次爲一卷先詒孟陽于長翰山中而略舉維翰之書以發其端壬午孟

陬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記之一

黃山聳秀峻極作鎮一方江南諸山天台天目
爲最以地形準之黃山之趾與二山齊淅東西
宣歙池饒江信諸郡之山皆黃山之枝隴也其
水東南流入于歙北入于宣南入于杭于睦于
衢自衢西入于饒西北入于貴池其峰曰天都
天所都也亦曰三天子都東南西北皆有鄣數
千里內之山扈者歸者岌者恒者嶧者蜀者皆
黃山之負屨几格也古之建都者規方千里以

牧齋集四十六

十一

爲甸服必有大川巨浸以流其惡黃山之水奔
注交屬分流于諸郡者皆自湯泉而出其爲流
惡也亦遠矣謂之天都也不亦宜乎余以二月
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自商山至郡七
十里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至湯院又八里
其所逕寺曰楊千臺曰容成潭曰長潭嶺曰石
磴石曰薌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勢坡陀
聳確擁厓據壁溪流縈折澹岸相錯其人家衣
美箭被芳草略約拒門疎籬阻水褰裳濟涉半
在煙嵐雲氣中繇長潭而山口山率環谷水率

注溪谷窮其入山者山與谷如堂如防茨相密
又相別也溪水瀉激如矢或瀆沸如輪文石錯
落深淺見底百里之內天容沈寥雲物鮮華游
塵飛埃望厓却反人世腥腐穢濁之氣無從至
焉余語同游者曰子知黃山乎是天中之都會
而軒轅之洞府也二百里內皆離宮閣道羣真
之所往來百神之所至止殆有神物司啓閉給
糞除于此地而人未之見也吾嘗游岱矣未及
登天門上日觀不知岱之尊也今吾之至于斯
也肅然而清悄然而恐恍然如在天都石門之
上余之茲游也而豈徒哉是日浴于湯池宿藥
谷之桃源菴

記之二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麓也登山之逕於是始湯
泉之流自紫石峰六百仞縣布其下有香泉溪
泉口瀆沸蒸熱冷泉下注涼溫齊和漢尾涌出
穢濁迸去初浴汗蒸蒸溢毛孔已而愾然霍然
如醒斯析如痞斯解拍浮久之恍然感素女王
真之事作雷題四絕句浴罷風于亭巾屨衣袂
飄飄然皆塵外物也折而西竹樹交加崖石撐

柱蒙籠巢壺如無人逕行半里許余氏桃源菴
在焉菴之前天都青鸞鉢孟諸峰回合如屏障
其左則白龍潭水膏渟黛蓄噴薄巨石水聲砰
磅微雨霖霖辛夷炤簷皎如王雪俄聞籬落聞
剝啄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來訪足音蹙然
足樂也午夜聞衝撞彌急溪聲雨聲澎湃錯互
晨起坐小樓視天都峰瀑布痕爛迢遞駸俄而
雨大至風水發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龍掉頭
掉尾橫拖倒拔白龍潭水鼓怒觸搏林木轟磕
几席震掉雨止泉益怒呀呬撞胸如杵在曰日

牧齋集四十六

四

下春少閒乃相與商游事焉余氏菴傍湯池朝
夕浴于斯飲于斯汲于斯以斯池爲湯沐焉服
食焉皆可也昔人飲菊潭而強飲杞水而壽况
丹砂之泉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以
千金貨藥谷之廬以二千金庀糗糧治藥物沐
飲于斯泉者數年登真度世可執券而取也今
有進賢冠于此曰賣之三千金人爭攘臂而求
之以三千金買一仙人則掉頭不顧此可爲一
笑者也

蘇禪符寺度石橋而北踰慈光寺行數里逕硃
砂巷而上其東曰紫石峰三十六峰之第四峰
與青鸞天都皆嶧山也過此取道鉢盂老人兩
峰之間峰趾相竝兩崖合沓彌望削成不見罅
縫捫壁而往呀然洞開軒豁呈露如闢門闔登
山者蓋發軔于此里許憩觀音崖崖欹立如側
蓋逕老人峰立石如老人偃僂縣厓多奇松裂
石迸出糾枝覆蓋白雲蓬蓬肩松起僧曰雲將
鋪海盍少待諸遂憩於面峰之亭登山極望山
河大地皆海也天將雨則雲族而聚于山將晴

則雲解而歸于山山河大地其聚其歸皆所謂鋪
海也雲初起如冒絮盤旋老人腰膂閒俄而滅
頂及足却迎凌亂迫遽迴合瀾漫匝匝海亦雲
也雲亦海也穿漏盪摩如百千樓閣如奔馬如
風檣奔踊卻會不可名狀盪胸撲面身在層雲
中亦一老人峰也久之雲氣解駁如浪文水勢
絡繹四散又如歸師班馬倏忽崩潰窅然不可
復跡矣回望老人峰偃僂如故若遲而肅客者
緣天都趾而西至文殊院宿焉黃山自觀音厓
而上老木搯徑壽藤冒石青竹綠莎蒙絡搖綴

日景乍穿飛泉忽灑陰沉昏窳非復人世山未
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峰天宇恢廓
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叅錯涌現恍恍然又度一
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記之四

憇桃源菴指天都爲諸峰之中峰山形絡繹未
有以殊異也雲生峰腰層疊如裼衣焉雲氣蒼
翳峰各離立天都乃巋然于諸峰矣竝老人峰
浴礪上皆緣天都之趾援危松攀罅壁或折而
陞或縣而度旋觀天都如冕而垂如介而立眎

向之所見尊嚴有加焉下嶺復上僧方鑿石斧
鑿之痕與趾相錯也石壁斷裂人從石罅中上
歷罅里許天都逐罅而走甫瞪目而踵已失也
甫曳踵而目又失也壁絕石復上合乃梯而下
人之下如汲井身則其綆也汲旣深綆穴地而
出又從井榦中上也折而陟臺是爲文殊院普
門安公所荒度也院負疊嶂峰左象右獅二羅
松如羽蓋面擁石如覆袈裟其上有趺跡其下
下絕桃花峰居趺石之足桃花之湯出焉其東
則天都峰如旒倒垂其西則蓮華峰獻萼焉其

西面曠如也指點凝望浮煙矗靄青蔥紺碧穿
漏于夕陽平楚之間已而煙凝靄積四望如一
暮景夕嵐無往而非雲海向所沾沾于老人峰
者又存乎見少矣生臺有二鴉翔集僧言此神
鴉也明日當爲公先導與之食祝而遣之寢室
不滿一弓夜氣肅冽與蒼僧推戶而起三十六
峰微茫浸月魄中零露灑灑霑溼中屢懷神寒
骨峭愴而返余故好山栖野宿以此方之其猶
在曲屋突夏砥室羅幃之中乎余之山居而宿
焉者自茲夕始也

記之五

牧齋集四十六

七

清曉出文殊院神鴉背行而先炤微幻空兩僧
從焉避蓮華溝險從支逕右折險益甚炤微肘
掖余臂幻空踵受余趾三人者歷與駉蛩若也
行三里許憩炤微茆菴背蓮花面天都負山
屨屣蔽虧雲漢俯視洞壑日車在下陰茆簷藉
白石出孟陽畫扇傳觀惜不與偕杖屨也二僧
踞盤石疏記所宜游者曰繇啜石居三里至一
線天再折一里許下百步雲梯又一里上大悲
頂出新闢小徑三里許達天海飯訖東北行上

平天砭五里上石筍砭轉始信峯經散花塢看
擾龍松過師子林上光明頂復歸天海少憇登
煉丹臺而還日未亭午天氣如清秋此游天所
相也食時飯天海神鴉却而迎焉次第游歷如
二僧之云日夕鴉去迴翔如顧別乃返天海宿
焉一線天石壁峭陁水旁激如雨疾趨過之傳
曰巖岑之下古人之所避風雨謂此也雲梯當
蓮華峰之趾磴道歷七百級磴陁而級長踵曳
如絙脛垂如汲下上攀援後趾須前趾前踵蹠
後踵旁瞰股栗作氣而後下乃相慶脫于險也

始信峰于三十六峰不中爲兒孫一部婁耳而
頗踞諸峰之勝繇師子林東折兩厓陞立相去
丈許北厓裂罅處一松被南厓援之以度陟其
巔茆菴歛傾積雪楮柱俯視雲氣諸峰矗出其
最竒石筍砭也圖經云黃帝浮丘公上昇之後
雙石筍化成峰可高千丈今石筍攢立不啻千
百嵌空突起拔地插天鈎連坼裂譎詭化質亦
不可以丈計豈造物者役使鬼神破碎虛空穿
大地爲苑囿鑿混沌之肺腑以有此也起視大
壑却立萬仞指點宣州池陽堆皺蹙疊纒如困

廩馮高臨下如限堵墻堆阜虛落入語殷殷過
此則翠微松谷黃山西北之境盡矣煉丹臺之
前拱立相向者煉丹峰也翠微飛來諸峰各負
勢不相下胥僂爲環衛崩壓倚傾櫛比綦布若
削劒戟若樹儲胥軒轅相宅之地故有神物護
訶妄人不察設版築室宜其蕩剛風而焚劫火
不終朝而輒毀也三十六峰側影旁軼敷花如
苗菖丹臺藏貯其中如的中之薏臺方廣可置
萬人三面劉削前臨無地却行偃臥足踳踳不
能舉目眴眩者久之余之登茲山也自湯寺而

上披蒙茸歷幽仄蓋奧如也自文殊院而上指
削成邈雲漢蓋曠如也及遵石筍丹臺觀夕陽
望光景意迷精爽默自循省靈區異境顯顯心
目安知俛仰之間不將一曠遷改夜半有負之
而趨者與安知吾身在此而市朝陵谷堆塵聚
塊者不已窅然若喪與又安知吾所坐之處所
游之地非幻化爲之如所謂五山之根無所連
著者而吾亦將馮空而碩虛與余肉人也載朽
腐之軀以游乎清都紫微余心蕩焉夫安得不
執化人之祛懂而求還也與楚莊王曰子具于

強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死
恐留之而不能反吾之於此山所以游焉而樂
樂焉而不敢以久留也

記之六

晨起風蓬蓬然取道雲梯面風逆上負風而仆
仆而起兩腋若有人相扶不知其爲風力也盡
雲梯則爲蓮華峰之趾徑如荷莖紆迴藏峰腹
中磴窮穿峰腹而出如緣荷本上重臺也風愈
厲逆曳不得上乃據石跌坐以俟登陟者逡途
而下欲前復却一松一石低迴如故人僧曰三

牧齋集四十六

十

十六峰處處惜別盍早至慈光寺招邀諸峰與
執手欄楯閒乎寺踞天都之隴枕桃花蓮華二
峰左則硃砂青鸞紫石右則疊嶂雲門竝外翼
焉普門安公者縛禪清涼山中定中見黃山遂
繇清涼徙焉比入都門願力冥感慈聖皇太
后頒內帑爲薙髮賜紫衣幡杖神宗賜寺額
曰慈光降敕護持今寺尊奉藏經慈聖所欽
賜裝池也四面金像像七層層四尊凡二十有
八層有蓮花坐坐有七準提居葉中一葉一佛
佛不啻萬計慈聖及兩宮所施造也普門將

構四面殿手削木爲式四阿四嚮不失毫髮今
藏弄焉普門隻手開山熾然建立當其時 兩
宮之慈恩加被四海之物力充物移兜率于人
閒化榛莽爲佛土何其盛也軍興日煩饑饉洊
至鍾魚寥落糠覈不繼追鼓鐘于長信數伽藍
于雒陽蓋不勝滄海劫灰之嘆焉斯李文叔之
所以致嘔于名園也普門塔在寺後白石鑿鑿
桃花流水圍繞塔前人世牛眠馬鬣起冢象邗
連者方斯蔑如亦可感也是夕再浴湯池宿桃
源菴山僧相送不忍舍鄭重而別寄語天都蓮
花諸峰如吳人語念相聞也元人汪澤民曰宿
湯寺聞啼禽聲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
下山咸無有余方有南浦之別聞之悽然感余
心焉旣與黃山別遂窮日之力以歸

記之七

牧齋集四十六

十一

余之登山也浴湯池憇桃源菴夜半大雨坐白
龍潭小樓看天都峰瀑布雨止登山雲氣猶滃
鬱登老人峰看鋪海山行三日天宇軒豁如高
秋蕭辰一望千里每春夏登山煙嵐徧塞不辨
尋丈山僧嘆詫得未曾有甫出山雨復大作淋

度世之人未易邁也三十六峰之巔樵蘇絕跡
猿鳥悚慄唯乘飈輪駕雲車可以至焉列子言
海外五山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
相往來者不可數吾安知仙聖之人不往來于
三十六峰之間如東阡北陌乎吾將買山桃源
朝夕浴于湯池鍊形度世然後復理游屐焉山
靈其許我哉

記之八

山之奇以泉以雲以松水之奇莫奇于白龍潭
泉之奇莫奇于湯泉皆在山麓桃源溪流入

湯泉乳水源白雲溪東流入桃花溪二十四溪
皆流注山足山空中水實其腹水之激射奔注
皆自腹以下故山下有泉而山上無泉也山極
高則雷雨在下雲之聚而出旅而歸皆在腰脊
間每見天都諸峰雲生如帶不能至其冢久之
滄然四合雲氣蔽翳其下而峰頂故在雲外也
鋪海之雲彌望如海忽焉迸散如鳧驚兔逝山
高出雲外天宇曠然雲無所附麗故也湯寺以
上山皆直松名材檜榷榎楠藤絡莎被幽蔭蒼
蔚陟老人峰懸崖多異松負石絕出過此以往

無樹非松無松不奇有幹如而根蟠屈以
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疎蔽道旁者有循
厓度壑因依如懸度者有穿罅縫崩迸如側
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矯矯如蛟龍者有臥
而起起而復臥者有橫而斷斷而復橫者文殊
院之左雲梯之背山形下絕皆有松踞之倚傾
還會與人俛仰此尤奇也始信峰之北厓一松
被南厓援其枝以度俗所謂接引松也其西巨
石屏立一松高三尺許廣一畝曲幹撐石厓而
出自上穿下石爲中裂糾結攪拏所謂擾龍松

也石筍矸鍊丹臺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
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筭如車之有蓋參差入
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松無土
以石爲土其身與皮幹皆石也滋雲雨殺霜雪
句喬元氣甲拆太古殆亦金膏水碧上藥靈草
之屬非凡草木也顧欲斫而取之作盆盎近玩
不亦陋乎度雲梯而東有長松天矯雷劈之仆
地橫亘數十丈鱗鬣偃蹇怒張過者惜之余笑
曰此造物者爲此戲劇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
年不知如何槎枒輪囷蔚爲奇觀也吳人賣花

者棟梅之老枝屈折之約結之獻春則爲瓶花之尤異者以相夸焉茲松也其亦造物之折枝也與千年而後必有徵吾言而一笑者

記之九

黟山三十六峰詳載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名而山僧牧子不能指其處所知者天都蓮花煉丹硃砂十餘峰而已石人峰譌爲老人雲門峰譌爲剪刀疊嶂峰譌爲勝蓮又有以培塿而冒峰名者始信峰也李太白有詩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鷺峰今不在三十六峰之列蓋三十六

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峰高二三百仞者不與焉白鷺峰或亦諸峰之一也自普門安公乘宿夢因緣闢文殊院命老人峰背一嶺曰三觀嶺於是命名者紛如曰光明頂曰天海曰師子林皆傳會文殊院而名也普門開山之後徽人以黃山媚容輜車轎軒至止相望所至輒樹眉顏額磨厓題名青峰白石有剝膚黥面之憂三十六峰亦將不能保其故吾矣山之巔曰海子繇平天砭循鍊丹峰里許名曰海門光明頂爲前海師子林爲後海修廣可數里如以茲山

峻絕目其平行處爲海則華山之頂高崑四合
重嶺秀起不名之曰華海如以雲生之候彌望
雲浪目之曰海則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名之曰岱海以海名山以黃名海紕繆不
典當一切鐫削爲山靈一洗之也自山海經水
經紀三天子鄣亦曰三天子都地志家紛紛聚
訟有疏通之者曰率山爲首黟山爲脊大鄣爲
尻似矣新安老生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
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鄣婺有三天子鄣南
鄣也匡廬亦稱三天子鄣西鄣也積溪有大鄣
東北鄣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鄣爲天
子都之鄣此伯益桑欽之疏義而黟山之掌故
也時憲振奇人也所居環堵巢書其中見溪南
富人則唾面去之余遊新安新安人無能舉其
姓名者矣故余作黃山記以時憲之言終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上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會祖懷會祖母李氏

祖遼祖母蕭氏

父麒母張氏三代皆歷贈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

北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城北西莊里孫公

年七十六狀

牧齋集四十七上

一

公諱承宗字稚繩其先河南之湯陰人永樂中

有諱遇者徙居高陽城北二里之西莊子孫因

家焉遇生懷懷生達達生麒麒生四子叔子諱

敬宗繇舉人仕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而公其

季也家世豐產孝弟力田好行其德公之父太

公倣闊達耽詩酒歲大禘族里皆仰給以生

傾家以應徭役產益落其任使好施自如也公

生二歲凜然如成人鄰媪予之飴必懷歸以遺

母母食然後敢食母使之旋顧視諸甥成童者

曰孺子在旁不便也母笑而異之年十餘歲徒步從職方公讀書學宮往來西莊遇風雪職方公欲負之公不肯兄弟相視含涕而笑遂從職方公授五經諸史穿穴今古蔚爲碩儒年三十二應選貢試奉天門對禦倭策萬言文不加點是日西華門災紅雲覆五鳳樓公賦詩記之曰黃扉進御平夷策應許書生抱六奇其自負已不徒矣是歲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公長而鐵面劔眉須髯如戟聲如鼓鐘股動牆壁方嚴鯁亮沈塞果毅不苟訾笑不妄取予雖爲儒生巋

然如巨人長德人望而畏之矣嘗授經易水雲中杖劔游塞下從飛狐拒馬閒直走白登又從紇于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繫馬貫酒高歌用是以曉曠虜情通知邊事本末大同兵噪圍撫院鼓聲如雷闔署莫知所爲公教令史書榜示日向某道領餉譁者斬兵士從門闔中窺之薨然而散巡撫房守士執公手而嘆曰非吾所及也萬曆三十二年試進士唱名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

司經局洗馬 熹宗卽位遷左庶子克日講官
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事日講如故公爲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徵逐游
讌厚自貴重泊如也顧不屑爲低眉拱手優閒
養望館閣間有大議矯尾厲角奮袞而譚往往
自公一言而決內閣以中堂相臨兼有師資之
誼其賢者爭相引重退而一無所附麗其不賢
者深自閔匿不欲一過其門及其罷免死亡未
嘗不鄭重慰藉也 神宗末 東宮有挺擊之
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閣臣吳道南密

以諮公公曰事關 東宮不可不問事關 皇
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
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 皇上能了此須中
堂密揭啓之耳道南謝曰謹受教於是挺擊之
獄定已而爲人序諫草暨南闈發策頗著其語
主風癩者銜之丁巳內計議左公於外掌院劉
一燝曰孫公國之元氣誠不忍阿附黨論得罪
天下萬世也力持之乃止 熹廟初御講筵內
閣戒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恐 上
勅弗能省也公告同官曰 主上幼冲在我輩

六七措大開導

聖聰講章須詳明切直博引

曲譬若講官聽中堂爲芟改中堂又視中人爲
忌諱則講筵爲無人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
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講官李光元
亦以內閣不宜芟改講章上書爭之於是講章
乃得勿改公當進講容止莊靜敷陳剴切忠誠
惻怛著見眉宇上聽之輒灑然動色易容詢
近侍長鬚者何官曰庶子孫某上曰我偏懂
他講每進直講姓名輒喜曰我又懂他了上
朝罷喜謂近侍我尊重如此移宮之議司禮王

安主之公恐

上幼而驕宮闈之中或導之以

薄也進講克明俊德章旣畢乃疏解以親九族
高會祖父子孫會玄之詳因反覆開諭言帝堯
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決不敢自恃說自家是天
子極尊重了俊輕疎一家骨肉所以要親愛九
族處置得所我皇上內有宮眷戚畹外有宗
室親藩皆九族之支屬須要同其好惡共其富
貴允先遺眷屬仁至義盡無使驕恣無俾怨恫
以傷親睦上端凝拱聽退而喜曰我今日纔
知九族昨日如何不做在講章裏安曰講官於

講章外臨時發明耳然而安殊不憚也進講次
上嗽以紙拭涕唾公東向拱立不進上目之
東班官亦目趣公公拱立如故俟上拭罷整
衣迺前講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於出入起居四
字默分爲讀抑揚其音節以聳上聽備述堯
舜欽明兢業及我二祖敬天家法上肅然
起敬退謂孫講官知禮再講值上嗽公釋籤
以待上益莊不復拭唾矣凡講官讀書近侍
皆先期進讀字韻有互異者上高聲讀某字
爲某講官從之不敢是正也公侍上讀書至

三百六旬有六日讀六爲溜上高聲讀溜者
三公亦高聲讀祿者三上改而從公退而知

溜音之譌也戒近侍曰畢竟拗講官不過以後
休錯被講官笑公謂安及高時明曰民間家塾
講習朝夕聚首促膝羣萃笑語相習而熟今

上御講筵恭嘿無一問難臣下日踧躅而退何
繇熟也嘗朝奏事例有口荅今借此儀與公等
約上問某句講官通俗細解再問講官又細
解借此套數起發問難俾上漸通曉機務講
帝鑑圖說指圖畫像如民間詞話演義之比俾

聖心與臣下日親日熟入而後說之此啓沃之
要也時明日非復午講不可安曰甚善當請修
九五齋時明日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
階遺意何必修齋而後講乎安時明皆先帝
東朝伴讀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聖學計未
幾逆奄魏忠賢用事殺安罷時明公亦輟講惟
以去而講筵遂爲故事矣公每嘆息謂君德成
就責經筵亦須內閣與司禮有人不能獨責講
官而天啓中之經筵獨視內臣之賢否以爲隆
污則良可愧也萬曆四十二年建州酋奴兒哈

赤叛襲撫順清河大兵分四路進討我師敗沒
已而開原鐵嶺竝陷檜西虜宰賽滅北關要結
煖兔炒花諸部脅服朝鮮其勢益張朝議倚遼
撫熊廷弼謂足以辦奴公曰未也當大事須置
身天宇之外俛視所營迺能洞析情勢使敵在
我目中今身爲遼事所圍敵見我而我不能見
敵惴惴懼敵之入我室發我屋會暇及藩籬之
外乎一城挑三道河虎皮驛破不能救枝斫膚
剝而曰護其本根樹其能久乎詞垣爭扼腕論
兵有事招練公守官自如顧舉朝皆視歸乎公

廷弼去奴陷我深邊遂陷遼陽經略袁應泰自
焚死乃卽家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
爲巡撫化貞自詭能結西虜用六萬兵破奴而
廷弼主固守兩人遂相惡交相謗也 上勅廷
臣議經撫去留至欲專命使講解奴兵已駸駸
度三岔矣崔景榮爲兵部尚書老臣遲頓數爲
言官所訶詈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公代舉
朝和之疏以累百計朝罷九卿臺省要公於會
極門相率下拜曰願公出身爲社稷計吾輩爲
社稷拜公公固辭不可遂推公爲兵部添設侍

郎以主東事

上不欲公離講筵疏再上不許

天啓二年正月奴兵略廣寧未至化貞棄城走
閭陽廷弼見而唾之惶遽噪焚棄右屯以西
四百里遂與監軍道臣高出張應吾邢慎言躡
化貞後相將入關出至是已再逃矣出之初逃
也上書於朝請盡捐河西地以予西虜我退守
山海關可以自保其再逃也益播其書於長安
幾惑衆以逃死懦夫逃臣競相祖述且謂當并
棄河東畫關而守中外聞斯言也益懼大臣雖
不敢明主其說而亦不能斷以爲非也蓋關門

退守之議昉於此矣於是請用公者益亟以謂不可朝夕待 上亦急東事不復能留公於講筵乃拜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以二月十八日入直辦事凡九日卽 命以閣臣暫掌部務辰入閣午入部仍以侍郎承 旨公入部卽上奏曰臣家非業武口不談兵不知諸臣何以謬相推許致 皇上誤信授以兵樞臣再四省循或者諸臣見臣頗負慷慨之氣不投時好不畏時嫌以臣戇質信臣直腸臣惟今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才兼幾

分癡騃之性決不肯妄承於身所謂癡騃者習聞忠君愛國之說不徇人情不聽私屬投之賄必告於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懃懃惓惓期於集思不以護黨期於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不避毀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從旁之蝮口臣今仰告 皇上今天下敝極矣若不極力修明 祖宗法度以大布 皇上德澤人心必不能固結士氣必不能奮揚臣下所爲致身以奉明法者徒以供妬忌之口 皇上虛明以

察事理詳密以燭人情 飭厲文武諸臣勿角

口說勿事虛文以公忠憂國之心勵情敏有爲
之氣事關軍國大務羣策羣力一德一心同議
幹理同議節縮司兵馬者不得恣意於所不可
多而不顧供億之難司錢穀營造者不得刻意
於不可少而不顧星火之急卽料道各官事必
盡言言必盡事第人有賢否事有緩急須身在
事中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以副言者之籌策
諸臣望臣以必行抑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
臣以必言抑且望諸臣以必可言惟必可言乃
必可行人患言者之多臣患其少耳臣原無他

長獨有真念其有柅格不行仰干名法者容臣
執三尺以入告 皇上將天下警心迅霆頓破

沉陰是臣之志也又敬陳目前切要曰年來兵
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
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備邊而日增文
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悶戰守於朝其一種
因循誕謾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返故以一
隅勤天下遂至斂天下之兵於邊而旣壞一隅
兼壞天下臣以爲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
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在

皇上勅厲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材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撫道俱極一時之選大破嘗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例以徇情分郡邑之長務擇廉幹蓋郡邑尚可搜括儲侍而廉乃不私幹乃有用遂可積餉養兵以應徵求以辦城守凡地皆然而畿內爲急至於

武吏不拘曾在戰陳會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兵部調諸將有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徧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聽其自擇意氣相合者卽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兵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窺麤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泥凶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馬

而不得展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
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
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唯是去文吏
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鄉者劉
綆杜松近者羅一貴之勇烈假令得專制之權
何至於敗惜也大將既得其人便當以遼事付
之小勝小衄皆勿問要於守關無闌入俟兵力
之厚爲恢復城堡有所復卽以畀其人略法黔
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於遼得寸則寸得尺則
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兵

饒明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可法也
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文添武以爲兵害而不
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之餉
何能爲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爲三等而以遞
升遞降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爲營每城建三營
營可八千有竒建營之法卽以陣法爲之令什
什伍伍在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伉健者爲親
軍而老弱拊管姑任之爲老家如宋初升籍之
法不變嘗不動衆而陰奪其勢不憂其徒衆而
易譁也其大要在先簡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

清其拜座主之費尤在總協大臣等持綱領分循格套以提撥營將之用神則京兵可強募兵可省而外兵屯聚之禍可銷也永平爲陵京重鎮爲山海後勁不可再取巡撫却不可不設總兵與山海薊鎮爲鎗脚之勢爲皇上護此雄關盧龍薊門諸州縣宜略做各邊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添兵防戍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鎮戍連接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雖爲各城防守其實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老營於西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

以爲突騎每城擇健令及佐貳團結義民安插流傭兵卽於本州縣招募器甲糧餉給以本地銳糧近畿三百里內發數萬金儲米豆爲備備而不用可平糶以賑民而官饒其息一片石而西成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踪而加修葺畿南潯易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撫臣張鳳翔議招兵五萬臣謂有一兵當得一兵之實用無多口幾千幾萬不得一兵之用也天津北平若京東皆可屯田以屯撥遼入以渠限胡馬以租給軍餉此三便也臣之所言非有迂遠難

行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非欲棄老成獎新
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
姑務偷安大廈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
問而牢護面皮臣誠不忍見皇上之法凌夷
盡壞而不可收拾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修朝
廷之公法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而奉法之害
其中於身者亦大若言必遜皇上之心動必
諧衆人之意老成長慮却顧身名不爲皇上
主持今天下豈少此人而皇上亦何取於臣
哉當是時奴警日亟長安一夕數驚閣部大臣

瞪目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蜩蟴沸羹聚
族分部莫適爲公家計公旣以法斷自任乃上
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竝讞以結正朝
士之庇護經撫分左右袒者請逮給事明時舉
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兵致寇者請詰責募兵
監軍諸臣以次究問以警有位之骫骳者公所
彈治或時所譽望及抗章推薦公者人或以謂
公公曰法者天下之公也吾輩先置身於法中
然後可出其身爲朝廷明法若以其讎而入之
親而出之毀而伐之譽而捨之壞法實自我始

何以信天下奏上 詔如公所請舉朝聳然始知有國法而側目怨咨者亦多矣招兵之議起勳或先奮臂公請一切停止曰勳臣總京營坐五府果能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見在之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爭上書言結死士一呼千萬人立至公請一一核之曰王韶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僨事恐其爲權門之藉託此輩爲神君也駙馬都尉王昺公夫人之姪也公覆其疏曰廷議尚有參差本官宜切引避其不私親暱不辭怨謗皆此類也兵

部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虜種族部落西虜亦愛之然實無他才略用漢財物啖虜煦煦相媚說而已至是欲用一百二十萬以撫西虜藉以禦奴象乾老矣聊用以羈縻顧望幸得解去而在晉之出也深倚象乾謀用西虜以襲廣寧象乾甚之曰得廣寧不可守也爲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此穩著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舖工四千餘丈費一百二十萬而麗譙亭障

不與焉關門僚佐袁崇煥沈縈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木可以臆也當身往決之公曰某當往疏請以六月十五日單車就道陛辭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先後控辭疏辭五口辭二皆不許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公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之四萬兵以守乎曰當另設兵公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而西北不當有守乎其戰兵卽守兵乎抑另有戰兵乎築關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卽舊城之趾也舊城之品坑地雷將爲

虜設乎抑爲我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則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之四萬倒戈舊城之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虜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公曰若是則虜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公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若是則又安用重關且敗兵入三道關虜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潰不又爲全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極溝二十里以限胡馬公曰徐中山之經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爲關

今將踐砂鑿石火燒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

成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遼東以大寧退有薊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今不爲恢復大計切切然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闢堂奧畿東有寧字乎關門諸遼佐俱從在晉數日之頗倚以爲助公出襄中揭帖眎之曰諸君皆以爲不可今日何默默也在晉語塞而止是時關門議防守未決閻鳴秦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在晉堅持不可主守中前而逃臣張應吾邢慎言力佐之公欲便衣策馬歷寧遠覺華相度形勢

在晉固止之曰關外西虜充斥元老出脫有不虞當關者何所逃死公笑而不許則涕泣告哀於幕僚乃抵中前所而止公出關毳幘羶車雜還岡阜駝馬滿野腥羶撲人繇關門至寧遠皆曰西虜爲防守而時以刼殺報乃知守邊助順之不可信而主撫者之非忠計也關以東寧遠以西五城二十七堡獨一城一堡僅存前哨將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知守關者之無意於關外卽守中前亦非其本懷也入中前所

所過荒落井曰依然登其城潛然下新亭之淚

遙望寧前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懸海中與寧遠如左右掖天設以爲用水制奴之地而益知畫關者之失策也公固已決計收復然欲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在晉終不應奴之徙錦義而東也義州人楊三畢麻子閉城拒守所殺奴幾與城平遂奔據十三山爲寨奴仰攻之不下築長圍以困之楊與畢自相圖楊三死畢麻子遣陳天民求救曰義民十餘萬忍死以待天兵公與王象乾計以五千兵據寧遠出銳師以突之俾潰圍以出象乾議發西虜

爲聲援在晉不可乃陽具疏爲請救而極陳其不可救之狀圍久不解冒大雨夜跳者六千人其餘僅二男子得脫蹙而入關公督師後之四日也公在道乃條列閱關事宜以上論守關則曰奴未抵鎮武而我先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寧前奴終不至而我堅委爲西虜住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旣縮胸匿影關內而不能轉其畏奴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臣與諸臣議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

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守寧遠之衝與覺華
害更以守八里之

相犄角奴窺城則島上兵旁出三岔燒其浮
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卽無事亦且驅西虜於
二百里外漸遠於闕城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
論撫虜則曰督臣撫夷用夷之說臣種種有疑
喇慎朵顏諸部力能爲我守也何不令守寧遠
以東而我得以守寧遠彼不能守寧遠也亦何
取於守山海乎都塞三岔自稱任收與奴相連
曰和也在我殺也在我又曰奴送貂馬於二岔

欲結婚而未應也時云殺奴時云和奴旣窺我
所欲以歆之於奴若親且於奴若怨又窺我所
忌以要之其通官將無借爲重而浮湛其辭者
乎虎酋之順也犒賞喫食可二十萬夷兵二
萬守邊歲犒賞三十六萬酋之助順也以何時
也必有主託於何時以何將何兵從何道出
而但曰助順或曰塞上增兵二萬歲費餉一百
九十四萬有奇募兵又不能不撫夷歲費銀二
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用虜僅一百二萬謂用
虜而寧遠可省用兵也臣又疑用虜而終不能不

用兵也且此五十六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爲額乎歲百二萬已不能繼而又終不能去兵將二百萬之餉更繁而百二萬之額歲益天下其堪此乎且此之欸也與宣雲異宣雲之欸卽作惡之虜旣欸則惡息而調發之費省今作欸一虜作惡又一虜借此之欸以息彼之惡卽欸者不能而欸之者何可必望 皇上勅經督二臣力修內備勿倚此爲實著而忽臣之所疑也論安插遼人則曰有關內之遼人王田豐潤之間擁犢車載婦女朝東暮西而呼

號於道者是也法當籍所聚遼人分注其衛所量州縣大小分撥鄉堡無令流移不定而事久變生也有關上之遼人環闕城之外而片蓆爲窩者是也法當籍其拳勇盡募爲兵置之中前屯漸及寧遠更擇其有海口者爲屯牧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大計也又有關外十三站之遼人義民十餘萬因山爲寨以待救者是也法當如袁崇煥議駐兵寧遠覺華迎護以歸强者爲兵弱者屯牧此復遼之資也當事者恐其召兵苦其歸而無計安插展轉躊躇聽

真自爲生死亂賊既不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
十萬之衆盡化爲東西虜何可緩也論戰守大
略則曰爲今之計不盡洗天下之肺肝不能起
朝氣不盡改天下之觀聽不能收殘局不盡破
庸人之論則中外之聞聞見見不清不盡驅逃
潰之人則幕府之是非非不正逃不在兵而
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兵於何有道
臣如張應吾邦慎言何以抗顏將吏之上姑舍
之以全其生而關門無攢眉忸怩之氣亦足啗
也逃將皆肥頭大面關門有酒肉走路之謬十

六里關城豈堪此數人爲巢精簡而嚴汰之別
選拳勇膽智之將邊事尚可爲也臣之意實著
在及時立練精兵而練兵在精選良將其要在
有沉雄博大端謹精詳之大臣以提挈道將其
主意在守而其守在力修戰具其戰具在關而
其提掇全鎮之精神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
外仍以用西虜用東江爲虛活之著勿跼足於
十六里之內而日不外窺趾不外錯乃爲善守
關也臣至關而真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
強將強兵種種著數自可爲計無人爲主卽終

日終年調兵調將百屯文龍高西虜十重城百道塹終是隔鞞蟻廢獨是承前人蠱壞之餘正秋高馬肥之日一接手而天下事不可知然而來不可知幸其不來則尚及時可爲臣深爲經臣懼之亦竊自懼也公入關過一片石閱薊鎮諸口大雨留建昌七日條奏關西東形勢事宜及薊昌諸鎮防守三鎮分轄衝邊水災凡十餘疏無慮數十萬言恭謁定慶二陵泣下霑襟慨然有致命遂志之感焉上遣中官賜銀幣羊酒以勞其還命仍掌部事上御講筵公面

陳邊事極言在晉不足倚然勤瘁可念當量移以善其去而付之能者上卽召還在晉爲南

京兵部尚書盡逐逃臣張應吾等而入里築城之議罷是行也省費可九十七萬薊鎮所裁減撫賞又八十三萬五千公督師四年經費財一百三十餘萬取諸兩尚書之所罷而有餘也經略闕代者益難其人公上奏曰臣於講筵面陳關城事宜荷蒙一卦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而目前人才只是如此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東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

鑿主守主退以迎合經臣之指而媒孽異已
不爲逃者以畏奴爲持重以逃死爲老成以媚
夷爲制虜以棄地爲守關以三十萬可了之工
而估百萬以八里地百萬之費而糜歲時大將
方事經營而彈文已絆其手足道將甫有籌策
而軍府又拄其頰牙忠良稟計於逋臣敢勇程
材於罪弁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喧呶有聲
杏山十萬之義兵豈忍其委於夷虜關城數萬
之流冗豈忍其盡爲捐瘠寧遠以內二百里之
疆土奴酋所未到豈忍其鞠爲西虜之幕場經

臣業蒙召還舉朝似難勝任臣再四思維與其
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而竝以身從何
若以身任之卽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猶得以
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奴來窺關
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必不使匹馬橫行奴少
斂輯則簡驍雄膽智之將訓練士馬指授方略
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進可以攻坐可以守然
後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
忠於皇上而報神廟光廟之生成也

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

萊各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俟功有次第
卽召還朝仍給關防勅書以便行事勅曰夫內
安外攘夙稱重任出將入相允鮮兼才惟卿以
密勿贊襄之臣兼干城腹心之任旣謨謀於帷
幄復筦攝乎戎樞今且秉鉞以統元戎建牙而
專外闔安危之任實惟一身朕所倚賴亦惟卿
一人漢則孔明唐惟裴度卿其勉建勳猷除兇
雪恥標名麟閣母遂前徽用副朕委任至意卿
往欽哉本朝閣臣出將者楊一清卽家起翟鸞
奉詔出皆不兼閣銜故勅書以裴度爲比葉向

高之辭也公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贊
畫軍事請帑八十萬以行八月十九日 上御
門臨遣賜尚方劔坐麟命百官吉服入朝閣臣
送至崇文門外昔裴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
慰勉度樓下銜涕而辭史臣書爲盛事自度以
來相臣出鎮臨遣賜鉞之禮未有如公者也公
以九月三日至治所關兵名七萬逃潰之餘殘
冗漫漶或將數百或纔數十各自爲符籍以冒
餉有兵少將多一營纔兵四十而官十七員者
一城聚兵數萬民不堪踐蹂空肆而走兵譁於

市白晝閉門民不安居兵不得食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十一營十五營爲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爲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牣民安而兵不復譁行之暮年關乃可守計關城埤堦三千有奇量埤堦爲信地而兵營綦布其下續爲十八塚造直廬三以車營號令爲城操法耳目不驚攻打徹日子母砲更迭不窮袁崇煥寧遠之捷用此法也併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砲

爲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爲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砲以防外瞰相度山海爲防卽設竒山海之閒此守關之大略也關門習火器者不能二百人公親按營部短衣教演初有賞無罰旣而賞罰參用因以殿最諸將於是關門有火兵矣調三協諸將內丁得梟騎三千立爲騎營高其部曲之選使李承先將之躬酌酒具威儀以遣之於是關門有騎兵矣罷官之去關也流言於衆曰督師來將盡殺逃將逃兵欲鼓以爲亂公曰兵逃將

之罪也將可用猶貫之况於兵乎下上賞罰以一切行之久之皆弭伏無復偶語夜驚於是大閱諸將汰副總兵以下官數百員皆幸生還捧首竄去汰將然後核兵真保河南兵萬人不足備緩急而中原三輔空虛方數千里有踐更之苦悉罷去之而兵將一清矣按覈錢糧以兵馬軍器火藥撫夷買馬分屬諸幕僚定糧餉關支覈器甲營造冑破者斬嚴硝磺收放厲火禁營若城失火無問故誤皆斬禁饋遺絕宴會罷供帳却郵馬省叅謁撫臣以燕閒置酒下教切責

於是關門凜如負霜矣王在晉之議守中前也故中軍趙率教請守前屯在晉怒令自率其衆三十八人往率教懼留中前不敢歸而陷虜回者六千人棲泊覺華島卽十三山義民乘雨逃出者也公乃命遊擊魯之甲以舟師從筆架山逆之使居前屯率教編次之爲兵薙荆棘修樓櫓而關外之出守始於此矣遼人好潰奴細作多廁其中遼破之後東入奴而無遺種西入虜而餓莩奴隸入內地而無以自存善用之遼人皆怨軍也且可以省安家行糧之費而漸爲土

著命烏將祖大壽給貲糧器械於新歸者募其
流徙關內者戍寧遠而守之餉不繼以真保四
營抵之於是遼人始出關爲兵而屯守始基之
矣川湖兵悍不受經略約束結隊而逃踞北山
不肯下袁崇煥招之還伍建議以爲可用令陳
諫將之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教於是川湖兵始
聽調而關兵始出關矣於是更置大將以馬世
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王世
欽允世祿爲南北部將公上言唐河陽之役以
郭李不相統攝而敗而馬燧李抱真李晟初以

獨當一面生嫌後以交相統隸底績故臣謂南
北兩部當受中部節制而中部諸營南北部大
將亦得過而問焉但不得人自爲制有十羊九
牧之患裴度督師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
不繇主將竝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以是出
戰皆捷及度抵行營獨李愬曰兵以
奇勝嘗侍言是也愬功成而具橐鞬以軍禮迎
度拜之路左愬固良將而度所以馭軍中如此
因推監陣之說雜引古今已事以明其當去者
四以朝議監之曰中制以朝使監之曰掣肘以

邊之大吏監之曰兼併以邊之文吏兼之曰橫
侵改正總兵官謁經撫儀注持名刺迎送具賓
主禮不得仍前戎裝長跽於是武帥之氣大奮
而文吏退有後言矣軍中車砲惟西丁慣習乃
核宣雲七鎮精銳調萬二千人擇本鎮驍將統
領以來更定管制三大將列爲中左右部中部
馭羅城左部駐角山右部駐海口副將趙率教
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三
千爲營五營萬五千人爲一部營名各繫之以
武又調津門水兵以佐舟師而兵威始大振矣

公赴關塗次遷安卽具奏建四衛之議遣膠州
人趙佑入長安爲閣部指陳彤便咸弗省佑恚
而亡去旣抵關卽移咨朝鮮國王李琿激以同
讎之誼以毛文龍在皮島可遙倚爲聲援不欲
其遽貳於我也四衛在三岔河東實全遼之腹
腴而又近海遼陽陷四衛沒於虜廣寧陷而全
遼失然自四衛進兵直逼遼瀋搗其腹心視繇
河西入紆遠曠日難易相萬也毛文龍初得旅
順直金州之尾爲四衛南口而奴已震動矣文
龍不能守旅順遂棲彌申島聲言自寬覈度牛

老嶺搗奴老寨中朝深倚之而不知越險千里非地利也公之建置以謂也大兵於山海以次第戰守修復於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於覺華彌串廣鹿於法爲奇而正虛而實乃遣使犒文龍於東江使之遠結鮮人近撼鎮江用多方誤之之法移檄登帥沈有容使據廣鹿旁近洲島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之南覺華兵圖四衛之北彼之應分而備多而我可以并力東鄉公欲以春防詣登萊商度爲決進之計而

朝廷方急遼弗許也劉愛塔者遼人也爲兒時老奴甚愛之及長善用兵爲僞都督守金復愛塔者愛他之譌也奴又以乳媪之女妻之呼之曰愛塔兒夫畜之如諸壻愛塔見遼人輒左右之涕泣思自拔歸公遣壯士張盤聞行解腰帶以招之愛塔遂改名興祚誓死以歸款而四衛之人日思內附矣廣寧潰王象乾招西虜守關羅城之外皆虜也我旣收中前守前屯撫場猶在八里舖象乾又欲開水關撫之關內公執不可乃復鐵場堡議撫場於前屯之東撫夷將朱

梅不肯公怒欲斬之乃定於高臺堡而前屯以西無虜幕矣公未抵關我哨馬止中前所去關門三十里前屯旣復撥馬烽火直抵寧遠而奴哨亦至杏山哨將周守廉密以陰事輸賊逮渚之而專屬左輔輔擒其偵騎人漢喇奴哨不復西申明遼海舊禁祖大壽之族又闌出覺華立斬其主者而奴之水謀絕矣奴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是奴且老賊巢猜忌間作聚食易盡而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度我必追襲伏兵西寧堡以待我兵不出乃徐引渡河

以去遼之遺黎數千人乘間入廣寧食其燎餘撫夷道萬有孚私於僚佐曰遼人髡而從賊亦賊也虎酋遣貴英哈以兵二萬導我誠千餘人復廣寧一大会可中封侯率以此焉相公地不亦可乎公曰是安得免餘我哉乃下檄曰西虜乘東虜撤廣寧欲援復廣寧賞格不可聽其殺我人以當奴必以殺我人論致罰如盟質是役也活遺民千人過西虜不可知之詐沮抑有孚輩之傲倖冒功賞者而鞅鞅者滿關門矣公出鎮至是才五閱月兵民按堵文武輯睦商旅

填咽卒乘競勸立六館招天下豪傑奇材劍客
爭摩厲以求自效占今年主算長容算短選將
厲兵用疑設伏隱然有唐韋臯築鹽城八道破
蕃之勢而中朝已不能無搖動矣三年二月十六
日公朝諸將吏而問之曰公等數言按視寧遠
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公曰以明日往何如衆
皆愕公曰此無庸再卜也次日卽出關抵前屯
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燒土種秫屯練修舉
其容有墨公大喜慰勞以所乘輿予之召東廠
較事者語之令以上聞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

牧齋集四七上

三十

城中僅苦屋兩楹一破几及木燈檠突兀叢骨
中質明抵寧遠登首山眺海遠跨控瓏山南望
覺華島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夾山連
控瓏與首山相爲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
華灣環寧遠情地內嚮重山疊海天造之以拱
衛中華誠必據必爭之地也登其城喟然而歎
曰好家居爲織兒撞破安得不致恨於焚城撤
守者乎繇盧山橫跨西南卑殆馬煩躑躅涉磧
荒草間夜三鼓仍抵中右乃還治所

上念公

久勞闕塞遣內臣劉朝胡良驥紀周璽文等齎

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
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
邊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
內官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儗議一謂
上特重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
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主兵之臣所爲
抗顏軍中令行禁止者惟仰恃皇上信任寵
靈而體察之說一聞主兵者搖搖不敢自信何
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使之必信聞諸內臣從此
邊來令將領罷邊務而逢迎士馬釋戈申而供

應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懼媿慢天使
無以符對皇上慰勞之盛心欲其俛首而事
貴人則向來扶養飛揚用壯之氣稍稍見於眉
睫一旦銷鑠於內外交接之儀文又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之至意兵不可玩使不可嘗典或以
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
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上有不信大臣之
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於兵事悉飭
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嘗無遽以
觀兵爲威福上得公奏溫旨報公令將士毋

得適慮是時逆奄方用事創內操所遣皆提督
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
平公方禁宴會朝等至具杯茗而已朝等亦揣
揣將事莫敢謹咋其後逆奄益侈大分遣諸奄
監督關薊海外必待逐公而後發蓋逆奄之憚
公深矣募關以西遼兵得數千人遣魯之甲將
三千出守中後所王楹將三千出守中右所皆
出上所賚蟒紵白金甲馬弓矢親酌而餞之
徽祖大壽移覺華兵七百於寧遠城大而瑕以
大壽司版築汪翥司窰造計工命日備而後舉

五城布置已竣量度邊腹諸堡以土官招撫主
守以客將訓練主戰立兩遊擊於要地專備應
援如戊巳較尉之制移拱兔市場於興水堡遣
左輔領精騎出哨中右撫夷闌入一步卽以掠
論我兵民得恣屯牧于子章者錦右間一小堡
也河西陷曹恭誠楊文貴將少年數十守之奴
攻之旬日以爲水竭必降恭誠度城外井所直
引其水眼奴僞渴索水城中揚水以示之而與
之酒奴驚而解去王喇麻自西虜還文貴以蠟
書歸款公手書諭之輸之粟以駐哨丁于子章

遂爲我守自八里舖至寧遠收復已二百七十
里矣虎酋部夷主款者曰貴英哈世忠習爲中國
夷官陰導之爲奸利益驕虎酋之妻中根兒故
北關之女北關與南關姻婭也其妹嫁桑阿兒
寨而南關之遺孽揭方庫歸漢曰王世忠世忠
之兄世勛爲奴僞都堂用事公思顯南關之後
招來南北關灰扒魚皮諸虜結虎酋之比妓而
柔虎酋因以招世勛而間之乃以世忠爲副總
兵主譯審館虎酋領秋賞貴英哈來公乃撤輿
蓋解璘繡以予世忠精騎千人導從之款所偏

裨以下夾立傳呼引見貴英哈世忠習爲中國
大人語度偃仰自如問訊中根兒姊妹稍及虎
酋語款事曰天朝法度嚴非所知也貴英哈歸
令以漢物問遺中根及桑酋妻中根兒見使者
而泣虎酋宴八犬部酋長於禱罕兒出其妻之
所得以誇示諸酋報世忠以四駝馱毳帳五間
及所乘金轡勒善馬許送夷女及夷卒三百以
其舅監責英哈曰如得罪中國則殺之每遣使
輒南嚮膜拜曰頂上那顏我夷頭也敢不爲那
顏約束散夷虎酋既服八部皆不敢內訌而主

撫者妬而思敗之矣劉愛塔之內附也遼人王丙爲奴守復州微知其狀愛塔欲聞而殺之丙遂告密於奴奴不信縛愛塔及其弟與丙雜訊之遂殺丙及愛塔之弟而舍愛塔先是沈有容至廣鹿島令哥評布爾譚喧傳大兵且至奴遂棄金而保復於雙墩曰孤濟爲邊至是屠復州民十餘萬虛舍德不守而以西虜二萬人守蓋蓋以東奴二酋至遼人亦不復耕耨地數百里公所遣張盤者乘金州之虛率衆據之奴兵南下盤退守旅順孤軍無援力戰而死奴之襲盤

也懸軍七百里晝夜兼行殺馬以爲食其攻之疾力如此公以爲不守金則無以奪海之利而制奴不據蓋據旅順則無以守金我據蓋據旅順以守金則登萊可通遼西可合東江亦呼吸相應而奴勢日蹙開國之日馮驥大兵自遼渡三岔馬雲葉旺自登州取金蓋此高皇帝之所以取納哈出也公初建議四衛其後歸重于復蓋以爲恢復之要領在是而中朝寧弗省也公之當關也不問勢要不顧情面有干犯者不引咎鑄責則露章劾奏方事之殷也人不得不

聽公已而奴警漸息中外解嚴長安中文法議
論勾萌條引猜妬孽牙怨人言退守者憎其
軋已也則怨撫夷者厭其執賞也則怨逃官逃
將蘇而不得復上也則怨權貴之受關臺省之
請託與夫威望游閒權貴之不得志
於關門也則怨於是朝議籍籍言關撫閩
鳴秦薊撫岳和聲及大將馬世英言是巡關
御史潘雲翼論劾鳴秦故擿其與公牴牾事狀
以陰撼公鳴秦罷以張鳳翼代鳳翼主畫關退
守約略如舊經略指與公異議者也公移書首

輔曰權不得兩操機不容竝省此中經撫決不
可兼設當設兩撫分轄薊門山海一總督併制
登萊而爲款爲防分授於兩撫至某之督師去
歲決不可不來今歲決不可不去不去不獨多
一巡撫抑且多半總督一事之柄而三操之與
夫三人之柄而一操之豈有濟乎公深嘗矛盾
柄鑿之苦誓以隻身任封疆大計遂不惜正告
本朝而老成當國以調停爲能事終不能一意
任公於是遼事終不可爲矣公奏定出關方略

總督率二十七員王鳳移駐永平關撫守馬

世龍統兵三萬列軍營於門外。世欽趙率欽

統兵三萬駐前屯尤世祿孫諫統兵三萬駐寧

遠而水陸各有奇有伏以爲之援。甯平兵二萬

扼奴肩背鹿島兵二萬襲金夏。總兵劉齊東江

兵二萬襲鎮江九連城。搗奴寨。總兵劉齊東江

而孫諫者役人也怯居前。屬漢軍。疏以之

內地諫認命趨入和門。及警。則漢軍至。公怒曰

諫不肯前。歸軍正。可爲。以。頭之

鎮道爲力。一二宿猾選

爲三人加歲於禁人言。多懼而

雲翼輩恨益深。公之關一五禁。守朝。忘奴

警而厭苦。關之。以爲不。已之。關餉數

月促數。請。乃。部堂屬各

罷去。而。行。考。之。法。於。是。外。解。乃。麋

至兵部尚書董漢儒。位倚。議。衝。添。關。門。事。如

它邊鎮。公曰。承。督。帥。諸。所。修。議。惟。聽。皇

上可否。或。下。內。閣。參。請。臣。尚。得。施。画。目。不。爲。政

地。羞。今。樞。臣。高。坐。司。馬。索。信。手。批。抹。候。指。搗。如

疆吏。不。已。甚。乎。虜。警。急。調。兵。十。萬。召。募。十。萬。猶

以爲少。今。僅。踰。其。半。而。曰。多。曰。冒。諸。臣。何。不。各

以爲少。今。僅。踰。其。半。而。曰。多。曰。冒。諸。臣。何。不。各

將其屬以出核徒反唇相稽乎奏上會漢儒亦去而當事咸爲口吐矣九月八日公出關抵寧遠渡覺華島復還寧遠歷前屯中後中右寧前往來數四仍駐前屯而返寧遠自修築以來河東人歸者萬餘合兵民不下數萬公登城四望生氣鬱然集衆議所守將吏多望撫臣指請守關馬世龍請守中後所袁崇煥鹿善繼茅元儀力主守寧遠公嘆曰老臣舍死無以報明主矣乃定築城式使祖大壽等三分粟趾期以春三月歲事而撤中軍將桂守之桂夷種椎魯敢

戰其後能守城固堅者也吏行至罇笠山先期遣覺華將金冠從之入備臺令公至冠艤舟以待相與歎會師設禦備可圖也公方戒舟車庀戰具侍十萬人數日之餉以圖東卿而不欲以進取駭朝廷并使兵守爲備也公議於寧遠數十里外南從望海臺也以首將先往隴山相夾處倣徐中山築山海法策立重關再遣將吏相度而身自往按視焉其餘纛卽幕中或未之知也公出關撫夷將王將入報報西虜入犯行中後道中縱插漢部夷突出拜拜乞賞欲以嘗公

公神色不動徐撫之而去住遼陽寺道旁東虜
騎足跡士卒皆恐宿寨兒山藉草而臥風雨饑
餓與從行士共之自麻溝及大小紅螺山王象
乾自薊來會年入歲徃公按馬西馳共指率曹
公遇角端遺蹟徘徊深思要地鞭邊外閱蠟子
山以人爲標高下無容失職此後之餘力包二
百里爲內鎮而扁山海於重遙之內非託諸空
言而已也凡戰守之具自營顧轉移前屯自前
屯漸移寧遠袁崇煥領三叅將經營寧遠而三
大將更番練兵於二百里內守繼閱寧前以西

可屯之田可五千餘頃官屯其中身督將吏分
買牛種治耕具諸部寺輪番勞督以護屯遼人
出關者又十餘萬車牛屬途輪蹄相續城堡輻
輳如承平時行採青之法不復仰給於關東省
度支巨萬因煤以鑄錢因海以煮鹽因船以貿
易貨物而軍需廣矣公初至幾做車百餘纍纍
臥牆壁間五部設乃立車營惟馬世龍能曉其
意盡改諸式車爲偏廂又用世龍議增損車製
擇更番之火器以當車使車之用不窮而習卒
用車別有法騎與騎步與步自相更迭騎之與

步步之與騎又互相更選以丘陵險原濕
以時廣狹圍方直統不用而互出之三鼓
百戰而不亂凡十二營營各有主將有步佐有
騎佐有轄以爲選世龍率四部以督之至是

乃躬率將吏日夜訓練名馬備前屯而進戰之
車營成矣有車營常有相騎以爲前鋒堅陣以
爲後勁乃三鋒勁制皆以騎兵爲之前後協帥
各一前鋒營二後勁營五各有砲車以爲蔽分
爲尺寸爲丈手畫爲圖以授諸將五部之龍武
營水師也水師五營四營爲一舫二舫爲一船

牧牛集四十一

上

三十九

四船爲一幢一幢爲一營各有長有將而遊幢
備衝突隸於中權以爲營兼平宮之制水陸可
以互用又廣募於江南駕以習流之卒而樓船
下瀨之師具矣奴馬不能數千三潰之後我馬
盡折於奴今之介而馳者皆我之遺也三年來
市馬不足益之以寺馬及京營多倒死乃立四
法發瘦馬於內地以易價移臙馬於內地以就
喂又移冬春之臙馬於關外以就水草而所謂
朋椿者當關馬就喂之時扣騎營有馬兵丁草
銀一錢爲大朋無馬兵丁月糧六分爲小朋倒

馬一匹支給以買馬於是關馬盛而馬價亦省
馬政之最善者也先是虎酋部中有抽扣兒時
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撫夷萬有孚訴之
督臣象乾欲斬率教以謝虜公爭之力率教乃
免而王楹之城中右之護其兵出梁木焚虜朗
素逸之中伏力戰而死或曰有孚陰三之公
怒遣馬世龍從大監吳壓其巢五部孩斯滾柰
台言朱必還從三百外象乾恐賊乘也殺之
縛我逃人爲殺楹獻而增其賞千餘金公
曰人各有能有不此象乾之所能而君臣之

所能也因極論虜不可用款不可恃通言與當
事之說皆不可憑而之曰細人不顧國家然恐
事一壞而害及身甚多蒙大人不顧身却恐
事一決而害及國家事多懷蒙之發也其害
大而慎之過也亦或沙裂而難收督臣能治通
官之爲蒙臣則恐其爲慎而或過也公之婉切
風諭言語妙天下皆是類也象乾以憂去公上
奏自請罷譴專推一二督以省防撫之紛紜而
又曰上如不欲臣竟其事則令臣姑還闕
下以聯絡邊情也上必不欲

虜仍入關以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於關門其外之二百里二十餘萬人何處安插而却曰惹禍繇此言之卽防西虜不可不實寧前而况道不必假東可雜西以東虜拒寧前其禍可勝言乎天下亦念及此乎以恢復言之奴薄寧遠外無可掠中無可希海繞其後山崎其前奇伏閒出彼將何之卽或越一城而前寧城已綴其後卽或合一城而守各城已扼其吭卽或直搗關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立見糜碎我若下關城之精甲進圖恢復水師合東陸師合北水

陸之閒奇正出沒必爭之地我據之爲要者敵得之爲害拒賊於門庭之中與拒賊於門庭之外其勢旣辨我促賊於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人言奴入喜峰假道西虜果如是也道遠而糗糒之費奢不知西虜爲備乎抑東虜自備之也彼旣可自備以犯喜峰豈不能自備以犯山海而曰寧遠資盜糧則來否則不來有是理乎昔之棄廣寧與今之未卽收凡以與賊相通也廣寧我遠而賊近寧遠我近而賊遠我不進而逼城賊將進而逼我則

山海之於寧遠何如廣寧之於遼陽天下亦念
及此乎今天下戒劉柱一辰戰而十察遼廣之
坐守其謂滅兵去馬需然會而戰者心欲棄遼
左而未敢言耳不知失必左必不能守渝關失
覺華寧遠必不能恢復遼左守不在關外不守款
不在關外不款復不在關外不復卽國家真不
欲窺遼左而覺華寧遠之防終不可罷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
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也
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啓賊奴之時勢果否坐待

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
閒究竟何如臣身冒天下安危而避忌不言誰
爲 皇上言者如臣言不當當立去臣以定大
計無使行迴不決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
喙以殺臣一身而誤天下也其言馬世龍曰世
龍仰承 皇上予以劔章兩部受其節制金穀
刑名軍需器仗各有司存總兵不得問自移駐
三屯而人怒嚴核調兵而人怒投牒不屈而人
怒居間竿牘不得傳遽以通臣而人怒一總兵

而滿關門滿司馬門盡怒萬口謠詠身其餘幾

貪淫納賄臣百口保其必無世龍初練五部再
練車營初守關內再守關外仰仗天威幸無差
跌假令以訓練十一萬兵馬復四百里封疆東
捶西批守及三年者爲虛爲幸可譴可誅則舉
兩河之土地人民棄捐殘燬無一民可借寇兵
無尺土可資盜糧誠安邊馭虜之長策而今日
當以首功追叙者也其言鳳翼曰材鄙而怯識
闇而狡工於投時巧於避患誤入危疆一籌莫
展而徒假手借面以攬天下之是非今且去矣
本官旣得遂其觀望規避之志而國家亦去一

選悞猾賊之臣 上曰軍國大計朕已任卿卿

所自任中外具知有何嫌疑兵餉戰守卿前後
條奏審的時勢聽便宜行不必廷議遂下部議
撫臣去留并參看諸指名者會鳳翼憂去而止
時趙彥爲兵部尚書衡操邊事如故公請用彥
自代以困之彥閉門而泣屬所親告哀於公乃
止奴殺僇益甚水膠之日渡河東歸者如密雨
西虜駐寧遠東甌脫地邀而掠之無虛日三遣
東謀皆爲所得公遣滿桂尤世祿襲擊之於大

凌河斬首四十三級傷殘數百人號泣西竄公

大喜具飲至之禮拜而勞之是役也東師銳甚於丕丁擇前行五百則二千人爭先乃知遼人之足用也合關內外車營大閱於八里舖更定舊儀令大將登壇公幕而觀之於是軍容益壯而毛文龍自東江獻虜首三百公喜其可以風厲軍中也遂厚加賞賜而爲請餉曰文龍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索餉則信其非虛而亦難此等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豪傑之心 上是公言命接濟焉文龍頗以貂參餌朝右朝士爭言文龍直奴要害覺華廣鹿皆

迂遠文龍卽按兵不舉能牽制奴使不敢東公心知其不然嘗深言其利害以謂不當以取四衛責文龍不當以牽制搗巢倚文龍而中朝弗悟也朝鮮李侗弑其主琿數之以其背我通奴戕遼人而謀毛帥也稱權攝國事因文龍以請命公報首輔曰不如因而許之使文龍得市德於鮮以自固也公之意謂文龍未必能制奴而可以用鮮鮮之力未必能搗奴左臂而可以資我左掖皆所謂聲而實者也其後奴入犯文龍竟不知鮮亦卒折入於奴蓋公去而用鮮用東

江之策皆荒矣公上言前哨已安連山大凌河
以西 皇上自爲社稷計不忍 高皇帝百戰
土宇陷於逆賊以錢糧工料給臣則工可立奏
上報曰卿謀出萬全朕何難立斷立發帑金十
萬其二十萬命戶工二部區處當事相語曰兵
馬錢糧湊手渠便胡做不如許而不與直用文
移往復以輒困之公奏曰今天下怏怏然若邊
人居奇於公事而奴酋爲邊人之私賊又若疾
臣之垂刺自用薄遽擔負幸臣之一敗而自快
其臆向也徵兵徵餉立致數十萬而不敢後時

今也約口裁腹更番萬餘人而不能取辦方忍
死以前撐或居安而高議賊愈急兵愈少而更
議銷禍愈迫衆愈怕而却益玩會不思七年逋
寇勢同養癰兩載狙伏狡如隱魅卽千里之工
可捐三敗之羞可冒而天未悔禍賊自生心關
門之利害社稷之安危其可以不念乎 皇上
任臣責以恢復而中朝諸臣不明言其不可獨
私議旁嚇以爲必不可而不問機事兵力之何
如當此時悍然不顧則天下已設頭相待如機
局已成衆議爲顧則又何以仰副 皇上之付

託臣願中朝以殺奴賊之心急以應邊人勿以殺邊人之心緩以貫奴賊上銳意恢復申飭諸曹命公指名參處復遣內臣劉應坤胡良輔陶文等齎十萬金璘繡百五十端賚東征將士而以坐蟒膝攔四幣有副白金二百賜公公在一片石奏曰十萬官兵出關外二百里而關內不過居民行賈謹於九月十八日扶病出關俟命於寧前用以宣播華夷風示中外寧遠城工告竣公尊藏璘幣以賜金修傑閣於城中榜之曰恩寧而勒石以記焉是時逆奄已執國命魏

廣微附麗入相公於詞館中弟畜廣微廣微側目視公弗善也副都御史楊漣劾逆奄二十四罪列謀害皇親一事以公爲徵逆奄深疑之應坤之出也逆奄屬伸意於公且伺公意指公方在告扶掖拜命應坤不能交一言歸具述其狀逆奄自是心銜公矣寧遠旣城名城天塹延袤二百里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直通闕陽因屯防以規進取七月公在寧遠遣馬世龍袁崇煥等東巡至廣寧城營無間山北鎮

用舟師歷三岔泊二家溝遣將押蓋州遣尤世祿自錦州會師右屯分遣兩營出哨於松錦之間去寧遠幾二百里已而胥會於寧遠文武將吏相與奮臂抵掌以爲春夏之交當決計大舉公遂以是月西巡薊昌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都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 萬壽節面奏進兵機宜出與廷臣商榷可否事畢卽繇關門還寧遠廣微急告逆奄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等爲齎粉矣逆奄悻甚繞御牀而哭 上亦爲心動南郊回趣

內閣擬諭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 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書入分三道飛騎止公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鎖綁進來公以十一日抵通州次日平明接諭卽刻東行人言宮府意各叵測宜惶怖謝罪重自鑄責以安上心公曰本無罪而張皇飾罪是亦欺君也死生禍福天也君可欺乎具疏言薊門昌平一帶載在勅書臣本奉勅旨行信地豈敢無旨擅離去天咫尺適當 萬壽昌

請入賀致干 聖諭嚴切衰殘昏昧有席藁待
罪而已十九日以還鎮日期并西巡後關內外
情形入奏不復牽連引謝皆有旨報聞逆奄之
斥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也公曰 上幼冲在
奸人掌握疏人未必覽覽弗省也往在講幄每
進講輒爲心開今得以奏對之閒進其愚忠極
論中外膠結奸邪蒙蔽之狀 上萬一感悟老
臣死不憾矣羣小詬得之流言興晉陽之甲嗾
逆奄殺公逆奄遣人偵之一襍被置輿內後車
惟鹿善繼從不携一甲士意遂少解而公之疏

理正而詞直無以難也廣微乃嗾其黨崔呈秀
徐大化李蕃連章劾公臺諫羣和之而蕃至比
公於王敦李懷光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
榮訟言非公不可乃奉嚴旨趣公視事羣小進
謀於逆奄樞輔擁兵以市重浸削其兵柄則易
制也兵科李魯生乃唱簡汰之議使兵銷將衰
公徒手不能有爲而減兵覈餉又可以激兵變
而發難端公既視事首汰大將尤世祿王世欽
以病去李秉誠孫諫以罷去先自汰鈴下人役
以爲將吏先汰官一萬七千三百餘人減驛

馬糧草諸費五十六萬有奇門真俗然無諱者

出十二車營於關外分爲三鎮以實錦右營有
車正者刺股血於酒以盟其二十五人其感奮
若此公留寧遠錦州久之遂如右屯自西而東
借簡汰之名爲布置出關之計惟恐中朝之議
其後也其戒心甚於防奴矣奴得遼陽擇地代
子河北去舊城十里而城之以畜其珍異子女
我之漸東也奴懼遂毀其宮室北築宮於瀋陽
甕城屢不就又懼襲之漸徙其畜於老寨而營
城於撫順關外漸思遁矣奴老多意思以劉愛

塔故殺愛將王丙又以我閒殺僞都堂王世勛
奴舊人兀爾忽達及李永芳俱罷閒而佟養性
李伯龍郎通事李都司用事郎通事通夷語善
風角夜爲人斷其首大索不獲李都司兇暴喜
殺戮嘗製西帽自隨糧少殺遼人而奪其糧遼
人怨憤思亂數夜驚羣奴每相聚而泣公謂奴
遁入老寨則難攻奴死而小酋定凶饑驚亂少
戢則未易爲力也雖其艱辛覆逆歷險瀕危而
進取之志不少衰止然而小人之計不用以
圖奴而以圖公公之才力足以勝奴而不能勝

小人公亦無如之何也先是歸正人劉伯漲以鹽場堡人來曰四王子在耀州奴兵不滿三百潛師過河可襲而虜也馬世龍遣東哨將魯之甲李承先往檄水將金冠等尅日會師於柳河冠等奉遼撫喻安性指弗聽調九月二十五日之甲承先師抵三岔河冠等不至以漁舟渡師三日渡八百騎二十八日我師趣耀州奴設伏以待伏發我師退走奴追掩之於河我師不能營縛葦橋未就承先力戰殺數賊而死之甲旣渡曰無面目見閣部投河而死八百人死者強

半而左輔之分道出也自上流至船城殺奴一孤山虜數十人收生口五百餘振旅而還是役也我喪師四百船城之捷奴亦奪氣退保中外張大其事以爲我喪師數萬好馬數千關門且旦夕失守臺諫數十人希奄黨風指爭言柳河事兵部尚書高第謁逆奄于工所伏地而哭逆奄亦薄之公猶在臺臺臣請勒公回關門以重秋防公曰防秋顧在關內乎檜之殺飛不先風臺臣請班師乎乃抗章求去上遂允公歸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彝典而高第爲經略第

在兵部日請減兵請撤關外以守關內公露章
力爲駁正而以兩言蔽之曰臣旣遵 皇上恢
復之明詔不能再奉中樞撤守之意指第以此
心恨公柳河之敗請御史往勘欲殺公以媚兩
魏而逆奄弗許甫受事卽下檄馬世龍令撤錦
右寧前之兵棄關外四百里袁崇煥力爭曰寧
前道與寧前爲存亡撤寧前我必不入獨以孤
城以當虜耳第不得已止撤錦右兵驅屯兵屯
民入關棄屯糧數十萬石死亡塞路哭聲震原
野明年正月奴長驅入犯路無留行第撤兵之

效也第倉皇叫苦曰關兵只五萬逆黨喜而相
告此可以難倒樞輔矣公遣人告戶部曰高尚
書散十一二月餉且有全鎮布花五萬人乎十
一萬人乎今戶部發餉止給五萬人則尚書窘
矣予姑不置辯尚書可自悔失言予一疏使東
有不識兵數之尚書當爲四夷傳笑遂輕中國
奴旣退再奉旨覈兵第乃具疏認罪曰前止據
見在五萬今覈有某兵某兵合十一萬有奇其
欺妄如此公先以四年督理事宜條列爲書凡

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正項錢糧曰帑金曰部解雜項錢糧曰刷舊曰生新其用有開銷有置辦其存有借支有在庫有現領綱舉目張條分理解軍興之際錢貨騰踴雖名卿巨手往往疏闊錯互公負豪傑倣儻之槩而澹泊如腐儒介特如處女勾稽文簿出納如水謝事之後讒言孔多逆奄使其黨梁夢環磨治督府文書錢物毛舉髮櫛一無所得而止公嘗謂張浚被人言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終不置辨士大夫自待當如此然而公

之廉辨詳謹固亦無待於自明也寧錦之捷城池將士兵馬器械皆公在事所料理論功改吏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公力辭世蔭得請而止公居東東謀朝夕相聞六年八月奴兒哈赤死其四子河干貝勒立袁崇煥使鎖南僧往弔以探之踰冬而歸報蓋用閒之相懸若此公之東歸也與高第遇於豐潤公謂第曰長安貴人以我輩爲守門而高居堂奧說好說惡今公且爲我守門子且居堂奧觀大經綸也第曰賴主上洪福閣下壯猷第守而勿失可幸無罪公

笑曰公以守而勿失爲嘽嘽乎予居四年復九
大城四十五堡招練精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
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火炮手五
萬輕車千偏廂車一千五百輜沙唬船六百馬
駝牛羸六萬甲冑器仗弓矢火藥礮石渠荅鹵
楯合之數百餘萬我進四百里奴退七百里西
虜受我戎索東奴不敢過河一步招集遼人四
十餘萬遼兵三萬兩年屯田五千頃得十五萬
鹽筴錢稅朋樁入可七萬採青省十八萬公今
守四年再恢四百里種種倍予所辦方稱守而

勿失若以予所辦而四年勿失未爲守也第唯
唯謝不敏而退鹿善繼之從公而東也公謝之
曰太宰以銓郎屬公予不願奪賢於銓部且不
憂太公匕箸乎善繼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嘗人
之所不爲也相公爲善繼願之乎家大人范陽
男子書來囑善繼亟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
飯矣相公以嘗人畜善繼猶可而忍以嘗人畜
家大人乎四年塞下不加一級朝齋暮鹽相對
如兔園老生移疾從公而歸渡潞水宿得雲寺
旣過帝城遂成間身酌村酒相勞曰昔有兩

賢里居一人之官一人酌酒祖道曰只愛歸時
依樣還我一副老兒面皮今吾輩歸來西度可
依舊樣否相與大笑公辭公母歎善繼德有云
雅道氣澄澈窮年如一日此天人不獨一也
相攸助也公歸奉養終身不獨一也
滿朝祠廟徧天下公歸奉養終身不獨一也
素麓門屏蕭然不學之也一事也而心建祠也
逆奄假公以爲名焉公歸奉養終身不獨一也
公等自爲之不此也公歸奉養終身不獨一也
疏也奄聞而羞曰公歸奉養終身不獨一也
不得孫閣老具呈不爲心上疏可也督撫固
請之不得則以他語爲之呈而署公名銜於首
公之姻師秦餘見之曰孫公三朝老臣不肯
失節置身家性命於度外我輩柰何以朽殘沈
之遂碎其紙逆奄聞之怒甚人皆咋指爲公危
踰月而 熹廟上賓矣

牧齋集卷七

五十六

